

毕飞宇聊天室

诗歌史上最漫长的一场雨

毕飞宇

说起李商隐的雨，大家的第一反应无疑是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。这句诗以及这首诗太有名了，我估计很多人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背了：

君问归期未有期，
巴山夜雨涨秋池。
何当共剪西窗烛，
却话巴山夜雨时。

一般说来，我们把这首诗当做“爱情诗”。其实，这首诗有麻烦。首先是题目。有些版本叫《夜雨寄内》，另一些版本则叫《夜雨寄北》。如果这首诗叫做《夜雨寄内》，那么，顾名思义，这首诗的应答对象，应该是李商隐的妻子，王茂元的七女儿王氏。可是，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。诗歌里有一个关键词，叫“巴山夜雨”，这说明了一件事，李商隐那时候在川东，那是大中六年。然而，这时的王氏已经过世一年多了，李商隐不可能“寄内”。

那就《夜雨寄北》吧。但是，问题又来了。“北”是一个空洞的概念，它有可能指代王氏，也有可能不是。如果不是王氏，那么，和李商隐一起“共剪西窗烛”的那个人又是谁呢？

——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，因为喜欢李商隐的缘故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阅读有关李商隐的书，老实说，我越看越糊涂。我想说，关于文学，尤其是关于诗，有些地方宜细不宜粗，有些地方则宜粗不宜细。作品和作者的私生活，它们之间的关系无限地复杂。我们不能用简单逻辑去面对这个问题。关于李商隐的爱情和爱情诗，我特别想说这样的几个看法：

李商隐十岁丧父，健康也不好，有一度，他表面上做了一个小官，其实是令狐绹的伴读，从本质上说，就是寄人篱下。这样的人际遇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，从他的诗歌里他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总体印象，他柔弱，敏感，胆小，多情，当然，他见过世面。因为和令狐绹厮混在一起的缘故，青年时期的李商隐实在是在见过大世面的，他经常出席贵族的大派对。《琵琶行》里说：“五陵少年争缠头，一曲红绡不知数。钿头云篦击节碎，血色罗裙翻酒污。”高端，豪华，奢侈，放荡，这是琵琶女的生活，这又何尝不是青年李商隐的生活？虽然那样的生活并不属于他。

我不敢说李商隐的两性生活多么丰富，可是我敢说，李商隐见得太多了。那可是唐朝，富足而又开放。李商隐见得多，经历得多，有多少胎死腹中一见钟情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，我们可以理解。清朝的贾宝玉见到薛宝钗的胳膊都要魂不守舍，唐朝的李商隐怎么就不会？所以我说，李商隐隐秘的情感生活很可能是一笔糊涂账，谁认真谁傻。

其次，李商隐是诗人，在写诗。写诗的动机极为幽暗、极为复杂，是情绪化的，那是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的，一阵风、一片云都可以让他产生爱意和一首诗。我是一个写小说的，以我的切身体会来说，用文学去考证私生活，用私生活去考证文学，通常是缘木求鱼。

再次，李商隐的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作政治诗和爱情诗这两个部分。前面我说了，李商隐是一个政治抱负很大的人，他热衷于官场，可他偏偏就生活在官场的夹缝里头，“虚负凌云万丈才，一生襟抱未曾开”（崔珣《哭李商隐》）。“锦瑟无端五十弦”，实际上，李商隐自己都不知道，他并没有能够活到五十岁。“一弦一柱思华年”，真是一字一泪、一字一血，很让人痛心。一个有大抱负的人又没希望，他能怎么说呢？写夕阳自然是一个办法，更常见更有效更安全的，是写单相思。单相思懂的人更多，更

如果李商隐不是生活在诗歌的年代，而是小说的年代，他一定可以成为小说大师。李商隐是曹雪芹的前身，曹雪芹是李商隐的后世。一个凭诗行云，一个借小说行雨。

能感同身受。所以，在李商隐的身上，他的政治诗和爱情诗通常是合一的。我们不能把诗歌里的爱情仅仅看做爱情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

又其次，政治诗和爱情诗合二为一，这不是李商隐的发明，是我们的诗歌传统和文学传统。这是中国的爱情诗和西方的爱情诗最大的区别。中国的爱情诗经常是指东打西的。从爱情诗出发，去考证诗人的个人情感，我们时常要扑空。

话说到这里，我特别想把话反过来说——不管诗人多么复杂，你既然写了爱情，那么，我干脆把你的诗当做爱情诗来读，那也挺好。再怎么，爱情诗总是美好的。

《夜雨寄北》这个标题起码有四个内容，第一，时间，是夜里；第二，环境，正下着雨；第三，他要回信，第四，那个人相对于李商隐的生活居住处，在北方。中心词是雨，也可以说是夜雨。这可能是实情，也可能是心境和氛围。

这首诗一点也不复杂，这在李商隐的诗歌里还是很特殊的。李商隐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是一项文学记录，——他描绘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漫长的一场秋雨。这场雨到底有多长？没有人知道。

一首七绝应该是 28 个字，可是，李商隐只用了 23 个。李商隐只用了 23 个字就写成了文学史上最为漫长的一场雨，秘诀是什么？是李商隐天才地处理了诗歌内部的时空关系。

一般说来，处理时空关系是小说家的事。没有一个小说不为处理时空而煞费苦心。实际上，《夜雨寄北》这首诗虽然只有 23 个字，其实是有故事性的、有戏剧性的。它更像一部长篇小说。可以说，一部巨大的长篇小说就隐藏在《夜雨寄北》的内部。

关于时间，我有一点补充说明。时间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是通常意义上的、可以统计的时间，我们把它叫做物理时间。但是，时间这东西很鬼魅，它既是物理的，也是心理的和文学的，在电影上还有一个专业名词，叫银幕时间。——某个小伙子，他面对镜头，一秒钟之后，小伙子的脸上长满了胡子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。电影院里的一秒是物理时间，而银幕上的时间它等于十年，这样的时间处理我们必须认可，否则电影就没法拍，小说也没法写。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无比精确，一分就是一分，一秒就是一秒，而心理和文学意义上的时间则充满了弹性。可以这样说，心理和文学的时间弹性构成了艺术的难度，起码是难度之一。

虽然李商隐是一个诗人，但是，在《夜雨寄北》里头，他在时空的处理方式上已无限接近于小说，甚至是电影。我们来具体地看一看，这个太好看了。

题目：夜雨寄北——我们可以把写回信的那个夜晚当做此时，也就是现在进行时；那个地点叫做此地。

君问归期未有期——看信是现在进行时，此地。信里头“问”是“君”的问，这个动作却是过去完成时，彼地。那么好的，回信人开始回答了，又回到了现在进行时，此地。回答的内容呢？它指涉的是将来，当然是将来时，彼地。请大家注意一下信息量，

就七个字，仅仅是时空关系就倒了好几个来回，噼噼啪啪的。这里的时间是接近物理时间的。

巴山夜雨涨秋池——作者的现场。现在进行时，此地。这是一段漫长的景物描写，是夜景，一个长镜头。和第一句的快问快答或不停地回闪比较起来，这一段的节奏突然变慢了，很慢，也许有好几个小时。我怎么知道是好几个小时的？是常识告诉我的，秋天的雨不是盛夏的暴雨，不可能是一眨眼的功夫。可以说，这个“涨秋池”写的就是时间，是时间的慢，时间的难熬，也可以说，这个“涨秋池”就是心理，孤独、寂寞和忧伤，他的孤独、寂寞与忧伤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上升，在往上涨。这句诗是很抒情的。这也是中国诗歌的妙处，我们的诗人到了需要抒情的时候，他反而会没心没肺地写景。这和西方小说里的写景有极其巨大的区别。我们的抒情很像京戏里头青衣的水袖，青衣害羞了，她会把水袖抬起来，让你看水袖。在这里，水袖就是情绪。让情绪物质化，这是我们的特征。

巴山夜雨这四个字锻造得好的。巴山，很偏僻，很遥远，夜雨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也许都没什么动静。雨是自上而下，李商隐把这个动态写反了，水在自下而上，它悄无声息。它很像人类的内心，悄无声息。仿佛离群于动，实则寓动于静。

它写的是雨，是水的动态，骨子里，写的是时间。是孤独与寂寞的长夜。这里不再是物理时间，这一段时间比物理时间要长一些，缓慢一些。

何当共剪西窗烛——时间哗啦一下拉到了遥远的未来，将来时，彼地。我说了，时间哗啦一下拉到了遥远的未来。

说“遥远”是不是夸张了？我没有夸张。诗人在第一句说得清清楚楚，“未可期”。一切都是不确定的。最起码我近期回不去。我想说的是，共剪西窗烛是一个温馨的画面，一个幸福的画面，但是，在这里，它并不温馨也并不幸福。道理很简单，这句诗遭到了当头的一棒，那就是这句诗的第一个字，“何”。“何”是一个疑问副词，它既有发问的含义，也有不确定的含义。“何”，意味着遥遥无期。可能是两个月之后，也可能是二十年之后。这里的时间是已经绝对和物理时间无关了，第一，是假想的，现实生活里并不存在，第二，它不确定，比慢还慢，也可以说，要等，等待的内容也还是等待。

却话巴山夜雨时——将来过去时，彼地，也是此地。时间绕了一个巨大的圈子，回到了原点。“却”是回过头来的意思，把一切都落到了实处，但是，由于它对应的是“何”，它又不能肯定了，这个“实”还是“虚”的，是“画饼充饥”里的饼。在这里，时间变得很魔幻了，像拉面师傅手里的面，一会儿是面团，一拉，成了面条，再一拉，又成了无数的面条，无限地纷繁。

魔幻现实主义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它的开头是这样的：

多年以后，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的面前，一定会记得他的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
小说的叙述者的叙述时间当然是

现在，它描绘的却是将来；站在将来的角度，所谓的“多年以后”，又成过去完成时了。马尔克斯要纪录的是马孔多的百年史，如果他按照物理时间的顺序，那么，这篇小小说的篇幅将是惊人的，最起码也是多卷本的长篇小说。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，作者压缩了时间，小说的篇幅一下子缩短了很多。可以说，魔幻现实主义改变了小说的历史，它让小说的篇幅变小了，换句话说，容量变大了。所以，马尔克斯很自豪，他对他的太太说，他“不是在写小说，而是在发明小说”。就拿我们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小小说来说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，尤其是长篇，篇幅都缩短了，层面更厚实了，这个首先要感谢马尔克斯这位发明家。

但是，李商隐在《夜雨寄北》里早就使用这种方法了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

《夜雨寄北》这首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压缩了时间。

但是，时间是压不住的，它一定会反弹。这个反弹在哪里实现的？在读者这里。如果是一个合格读者，理想的读者，我在阅读《夜雨寄北》的时候，首先看到的将是一个动人的画面，时间在我的眼前“轰”地一声爆炸了，时间升腾了，同时打开了它的蘑菇云。

说《夜雨寄北》里头有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，道理就在这里。你如果不信，我们来做个游戏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决定写一部小说，题目叫《夜雨寄北》。那么，你有哪些内容需要补充呢？

一，在那个地方，我为什么要离开那个“君”？涉及了哪些事？涉及了哪些人？

二，我离开了，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为什么就回不去了呢？这又涉及那些人？这又涉及哪些事？

三，事实上，在这里，我一直也没能回去。我还要面对哪些事？我还要面对哪些人？

四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在那个地方，那个“君”，她如何了？二十年之后，我回来了，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有可能人是物非。

五，二十年之后，我回来了，再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另一种可能也存在，不是人是物非，而是物是人非。

六，还有一种可能，物非，人非。然而，造化弄人，又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。

七，我们一起回忆了过去，回忆起了这个地方，这些人，这些事，我突然明白，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原来是因为这些人，这些事。

八，我们同时还明白了，我在那个地方之所以回不来，是因为那些人，那些事。

九，天亮了，蜡烛即将熄灭，我大彻大悟，我的人生早就走完了。外面的雨还在下。和当年的秋雨一模一样。

这里头有颠沛的人生，有苍茫的、鬼魅般的、神龙摆尾的、身不由己的命运。老实说，《夜雨寄北》这首诗内部的时间能够产生多大的爆炸当量，完全取决于你的想象力，取决于你的人生阅历。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，不管你的想象力是怎样的，你的想象力一定会伴随着潮湿，伴随着无穷无尽的秋雨。

我的数学不行，我不能确定这场秋雨到底有多长，这个问题就交给清华大学的数学天才们吧。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在我的阅读历史里，再也没有比《夜雨寄北》更长的雨了。

如果李商隐不是生活在诗歌的年代，而是小说的年代，他一定可以成为小说大师。李商隐是曹雪芹的前身，曹雪芹是李商隐的后世。一个凭诗行云，一个借小说行雨。



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留
学生、第一位女西医、第一位
医院女院长金韵梅

方益昉

1904 年 7 月 14 日，英敛之在日记中写下：“晚间润沅（傅增湘）来，言袁督（袁世凯）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，唐道（唐绍仪）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”。创办公立女学，原本与《大公报》总经理并无直接关联，但时值世界女权运动风头，人家执意为红颜知己吕碧城小姐捕捉时机，让她执掌中国最早的官办女子学堂，也算蛮拼的。

八卦一点，英总经理不但是清末民初《大公报》和辅仁大学创始人，还是当代艺坛英若诚的祖父，英达的曾祖父，数代旗人皆风流！据此，以为新讲坛是金丝鸟的玩艺，吕小姐是女学堂的花瓶，错！英总相中的吕碧城，不仅才貌双绝，且在《大公报》发表办学宣言。

“女权之兴，归宿爱国，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，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奴；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，实欲使平等自由，得与男子同趋文明教化之途；同习有用之学，同具强毅之气……民者，国之本也；女者，家之本也。凡人娶妇以成家，即积家以成国。故欲固其本，宜先树个人之独立之权，然后振合群之力”。（吕碧城《论提倡女学之宗旨》）

吕碧城不愧为严复的内室弟子，所谓“合群”，乃严大学者所指社会者也！1904 年 10 月 3 日，史无前例的女性教育规范建制——《天津（北洋）女学堂创办章程》，经首任总教习吕碧城签署，终于落地。从筹办女学到雏形初现，历时仅三个月，不仅推荐者脸上有光，就连洋务总督袁世凯，也对吕总教习刮目相待，专程请其到袁府指导女春诗书礼乐。

光绪甲辰孟冬时节，“京津一带虽有私家女塾二三处，而官立公立者，实以此校为嚆矢焉”，即使传教士办的西洋女学，规模质量也难与其相比。一位 20 岁出头的新女性，在满清皇土经营洋务，获得满堂喝彩，天津（北洋）女学堂，对中国女性的觉醒，有启蒙推动作用。

“吾常语人曰：无论古圣大贤之所说，苟其不合公理，不洽乎人情，吾不敢屈从之。无论旧例之所沿习，众人之所相安，苟其有流弊，有屈枉，吾不敢不抉剔之非，尽遵圣贤之议论，尽废故人之所说。不过择其善者而从之，不善则改之耳。如此然后可与言进化，可与言变通，可与言改革。且教育者随世界而转移者也，况立此颓败之国，生此竞争之时，为风潮之所驱，不自立则不可以自存者乎！”（吕碧城《敬告中国女同胞》）

女学初办告捷，袁世凯继而邀请旅美海归金韵梅医学博士，创办天津北洋女医院（局）附设北洋（长芦）女医学堂，出任堂长兼总教习。1907 年，由天津海关拨银 2 万两，盐运使张镇芳（袁世凯亲戚，张伯驹之父）督办，投资手笔大大超出吕碧城筹办的启蒙女学堂。

金韵梅是 1885 年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的毕业生。由于她的华人身份，大清驻美公使使馆特意派官员出席毕业典礼，见证第一位女性医学博士。此后，金韵梅继续读研深造，并在纽约和佛蒙特接受住院医生培训，1888 年获得 MD。

女学先驱总教习

PhD 双学位，论文《病理样本的显微成像》发表在 1887 年的《纽约医学学报》上。作为名副其实的医学专家，这一年她刚刚 23 岁。

比较起来，1880 年代的大清境内，典籍有名的华人西医屈指可数。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黄宽大夫和博济系华人首席医生，即伯驾大徒弟关韬大夫，均已去世；何启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，在丧妻之痛中筹建运营香港爱丽丝纪念医院；孙逸仙尚在博济医学堂和香港西医学堂背书，课后在爱丽丝纪念医院临床见习。

此刻，作为华夏西医的代表人物，有研究成果在美国发表科研论文，获得西方学术界认可的医学专家，竟是来自大清皇土的年轻女性。这是晚清洋务中，对二千多年儒家学说维护起来的封建意识，又一起巨大冲击。通过西学熏陶的华夏女性，一样可顶半边天。

1904 年起，金韵梅开始向西方推荐豆类制品，呼吁开拓人体蛋白质摄入来源。1917 年，金韵梅提议的中国豆腐相关食品的微生物研究，正式在美国农业部（USDA）食品研究中心立项。在生命科研规范尚未建立的 100 年前，金韵梅博士的研究提议获得美国政府支持，其实就是早期的博士后攻关项目。

其实，金韵梅除了临床医疗服务，一直都在开辟第二个专业领域，即为人类的营养食品贡献智慧。在她海鷗式的旅美生态中，最投入的工作，就是树立中国“奇司（cheese）”声誉，她通过实验研究和四处演讲，传播科研成果与思想理念，设法将华夏传统的豆浆、豆芽、豆腐、腐乳即霉豆腐、臭豆腐等豆类制品，突破东西方文化障碍，让美国主流社会接受。

20 世纪初，农业生产的限制和人口增长的矛盾，尤其是肉类蛋白食品的短缺，急需科研人员积极寻找适合人类消化吸收的优质替代蛋白食品来源。由金韵梅提出的食品开发项目，前续淮南王刘安的豆腐制作记载与工艺，后接现代营养学与微生物学等先进科研技术，时间跨度前后竟隔两千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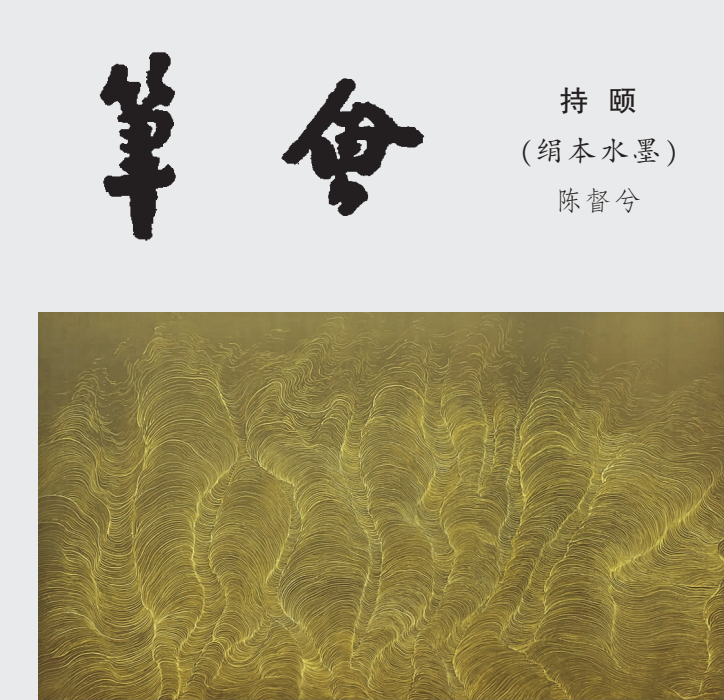
金韵梅收集研究大豆食物资源，所到之处远达西藏，接近 20 世纪初女性博物探险的极限。在 USDA 的研究档案和外来种子库，编号 45221-45470 的大豆标准样品收集者，就是金韵梅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东西南北作为该研究的现场样本资源，美国实验室是落实豆制品技术提升的关键岗位，两地共同为决人口大国的粮食与营养困境，提供信息与方案。

金韵梅接受纽约时报（New York Times）记者采访时表述，北美的谷类和蔬果，都可以在中国找到。中国北部种植大麦、小麦、荞麦和玉米。不同海拔地区的各种土壤与气候类型，都可以在中国发现，即从低于海平面的高热湿地，到超出雪线的永久性冰冻区，多样的气候下，满足人类生存的食材均种植生产。中国农民对土地精耕细作，“无论贫瘠荒地，还是肥沃良田，一律精心照料和巧妙耕种，每年定期种植 3-4 种作物”。

很难设想，一位海外成长的医学博士，对农业与气候知识如此专业。从民间产品技术借取学术样本，即从地方性知识出发，弘扬华夏传统经验与技术，推动大豆蛋白的专利升级与市场转化。这种向古人取经的工作亮点，即使过了一个世纪也毫不逊色。金韵梅博士与我国诺奖女科学家屠呦呦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技术路径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与吕碧城办学旨在启蒙女性意识不同，金韵梅凭借自己在临床和基础医学的科学训练，通过与西方学界、媒体和官方的广泛联系，用心经营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医学机构。办学特色明确，技术专门，大大超越了晚清女学兴起的初级阶段。

1911 年 1 月，金总教习携得意门生白秀兰赴美，将这位满族姑娘送入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。年近半百的金韵梅，更看重北洋女医学堂西学渊源持续，妇幼保健和临床护理事业后继有人。北洋最早的两所官办女学堂，虽始于启蒙，却关注未来。



持 颐

（绢本水墨）

陈督兮

